**為做禮拜而放棄奧運比賽的運動員—李愛銳**

大家有參加過學校的運動會嗎? 未參加過比賽的同學，至少也做過打氣的觀眾。運動會之中，100米是矚目的項目。比賽時間大約是十秒鐘，運動員的起步、加速、衝線所表現的力量和意志力都令人驚嘆的!

大約一百年前，有一個名叫Eric Liddell的愛丁堡大學畢業生，是當時蘇格蘭短跑紀錄保持者，他即將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，以他的成績，很有機會衝擊金牌。為此，他已經與教練準備多時。想不到，1924年巴黎奧運會的100米初賽安排在星期日，由於他是一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，所以感到非常為難，因為他每個星期日都要參加主日崇拜。很多人都勸他，主日崇拜每個星期都有，奧運會四年一次，不應放棄比賽。有報章說他是國家得獎牌的希望，如果他放棄比賽有如叛國。當時連英國皇室都開腔，希望他參加比賽。

Eric 最後決定退出星期天的100米, 改為專注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舉行的400米。

400米比賽的要求和戰術與100米完全不同。比賽當天，根據抽籤安排，Eric 跑的是外線，是不利的線道。雖然外線的距離與其他線道是一樣的，但由於彎道弧度的考慮，外線的起步點在最前方，意味著在首一、二百米都看不到其他對手，亦較難判斷何時才是發力的最好時機。站在起步點的Eric似乎不太專注，他仍在想著在更衣室收到的一句聖經金句，金句說，「凡看重上主的，上主必看重他。」Eric首二百米按平時的方法跑，餘下的，他交給上主，在上主的支配下盡力跑。結果他得了金牌，並且破了世界紀錄。

因為這次奧運會，Eric 成了國家的體育英雄。在愛丁堡大學的感恩禮拜上，他向熱情洶湧的群眾謙和地說：**「無論是因為落敗而感到失望，或是因為勝利而得獎牌，只要是已經盡力而為，就配得到光榮。在這裡有許多人已經盡力而為，只是還沒有得勝利的冠冕，其實這些人也應該得到光榮。」**他就是一個這麼正面積極的人。

Eric 的故事沒有在此結束。他其實是在中國天津出生的，他的父母是被派往中國的傳教士。他五歲與父母分離，回英國受教育。他學有所成，踏上高峰，但沒有打算用奧運金牌運動員的身份謀取什麼，心中只想回到中國去，為中國人做一點事，那時是1925年，中國在軍閥割據下，有很多人需要醫療、教育和福音。Eric回到自己出生地天津，在「新學書院」教理工科和體育，並將基督信仰的價值觀教導中國的年輕人。Eric平易近人，教學認真，凡事親力親為，更為學校建設合乎比賽標準的跑道，他很快成為最受歡迎的老師。Eric助人無數，面上永遠帶著笑容，大家都喜歡與他交往。

32歲那年，他和加拿大宣教士的女兒結婚，一同到鄉村傳道。不久，日本侵略中國，時局急轉直下，英國向國民發出警告，要求他們撤離中國，因為大家都已經看到，1930年代的中國，戰火已近在眉睫。Eric也很明白當中的危險，於是他將已有身孕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送到加拿大岳父家，自己堅持繼續在中國的山東傳道、救治傷兵、接濟難民孤兒。

不久，Eric與其他在華的外國人一樣，被日軍關進山東濰坊集中營，作為人質。營內環境惡劣，生活艱苦，但Eric仍堅守崗位，負責為集中營內的兒童提供教育和體育運動，他對那些與父母分離的孩子特別關愛。在黑暗中，他仍然發光，藉著他的愛和開朗，讓黑暗中的集中營帶領平安、盼望和喜樂。集中營裏有一個16歲的女孩兒戴絲，喜歡化學，希望將來能報考牛津大學化學系。Eric竟然能單憑記憶編寫出一本化學教科書，後來成為幾十個年青人的幫助。1945年2月，Eric因為腦癌離世，短短43年的人生，他給無數的生命帶來深遠的正面影響。

雖然Eric最終沒有機會見到自己的第三名女兒。但他的事跡感動了很多人。認識他的人以他的名義成立基金和獎學金，繼續幫助有夢想的年輕運動員。他的故事被拍成多套電影，包括得過奧斯卡的Chariot of Fire(烈火戰車)和一部由香港導演執導的「終極勝利」。

你會為Eric 的故事所感動嗎?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崗位發光發熱。有些人可能會為Eric感到不值，甚至覺得他的付出很傻。1933年，曾有加拿大記者訪問當時在中國傳道和教學的Eric，問他﹕「你真的很高興將生命奉獻在現在的事業上嗎？你難道不留戀那閃爍的鎂光燈、蜂擁的人潮、大聲的歡呼、珍貴的慶功酒會嗎？」Eric說﹕「當然，我有時會很自然地想到這一切，但我更喜歡我在中國所從事的工作，因為這方面的價值遠超過你所說的一切。這份光榮是永垂不朽的。」

想一想: 為改進他人的幸福而捨棄名利，是一件極美好的事。 你也會這樣做嗎?